

續古文觀止

第三冊

續古文觀止卷之五

漢高帝論

高帝姓劉名邦字季沛人滅秦平項而有天下在位十二年

周樹槐

丁公

名固薛人季布同母異父弟

為楚將逐窘

君上聲迫也

高帝彭城

縣名今銅山縣

西帝急顧曰兩

賢豈相厄

乙革切通厄困也

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

巡行以示人也

曰後世毋效丁公

以上俱見史記季布傳

壯學子

樹槐自號也

曰丁公死晚矣

然譎音決○哉高

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為項王臣不忠然則為項王

臣忠者宜莫如季布

史記季布傳布為項羽將數窘高祖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布匿濮陽周氏周氏衣布褐衣髡鉗之賣於魯朱家朱家言之滕公滕公言之高祖乃

赦布○此句承上急轉

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

以財有所求曰購

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

高帝曷為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

終赦者季布數

音朔

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為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

所甚惡也

此猜透高祖心事不脫一譎字

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為德而謁之是則

一句斷定高帝心事若能以公滅私則非譎矣自以為罪丁公自以為德一殺高早不殺漢高早有成竹在胸

以項伯作證尤確

高帝之所甚恥也。一恥字足以殺丁公矣。

不然鴻門。今陝西臨潼縣東。

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

伯項王季父名繯伯其字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擊破函谷關駐軍鴻門高祖軍霸上項王期以旦日襲擊霸王軍項伯夜馳至高祖所告之伯教以旦日來謝反告項王善遇之項王許諾旦日高祖從百餘

騎見項王鴻門項王與之飲項莊拔劍起舞欲殺高祖項伯亦拔劍起舞以翼蔽高祖以是得逸去項王即滅高祖封伯為射陽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

也哉。此是種駕馭臣下作用英主皆然不獨漢高。

黃貞文傳

楊鳳苞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庵嘉定縣人少即以聖賢自期嘗作日曆猶

也書所為夜必書之委粉切縕袍以舊絮或碎麻著於袍中謂粗惡之衣也糲食糲米不精也謂以粗米為食也不苟取

不當取而一錢崇禎十六年試禮部明清時由禮部試進士有要人諭意欲薦為榜首峻

卻之成進士不謁選而歸明制京官六部主事中書行人評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縣由進士選選人之法每年吏部六考六選文謂不謁吏部候選而即歸

也南都謂南京崇禎十七年懷宗自經於煤山史可法馬士英等擁立福王於南京改元弘光初建求仕者爭趨之淳耀獨不赴

或問故應曰某公素善余今方與當國者比往必為彼牢籠矣君子始進

必以正豈可損名義以徇之耶不受牢籠方見氣節彼損名義者烏足以知之卒不往迨嘉定被圍偕

非勤儉不能成廉

順舉兩事已見風節

公未仕句應
上不謁選不
赴南都

臨死數言非
以聖賢自期
者不能道其
隻字

不略其弟

若先生者真
不愧為數千
百年之一人
也

弟淵耀暨

音既○侯峒

同曾

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天啟五年進士，弘光時，用為左通政，辭不就。及南京亡，州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為倡，偕里人黃淳

耀張錫眉董用圓馬元調唐全昌夏雲蛟等，誓死固守，城陷，峒曾及二子元演元潔並沈於池。

龔用圓張錫眉

俱嘉定舉人，用圓官秀水教諭，明史龔作董。

諸人

固守及城破，兄弟並詣城西竹勝庵。

按蘇州府志：「祝聖庵在嘉定縣城內西南隅，明崇禎二年九華山僧大見重建。」當即是。

將

死。僧止之曰：公未仕，可勿死也。淳耀曰：城亡與亡，此儒者分。

扶問

內事耳。

死志，今借上人。

僧人之尊稱，佛家謂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在人之上，故名上人。

一片乾淨土，死得所矣。索筆書曰：

弘光元年七月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

自殺也。

于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

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寡益，學道無成，耿耿不昧，此心

不安也，詩衛風：耿耿不寐。

而已。遂衣冠北向，再拜自經。

經，縊也，論語：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死。淵耀字偉恭，年十五補諸

生。幼穎異，甫就傅，即向學。既乃受業於兄，悉得其緒論。平居談道講德，往

往啟伯氏所未及，性狷介，不妄交遊。

音介。

淳耀登第後，與之書曰：傳臚

代殿試後宣旨唱名，謂之傳臚。

時人見鼎甲

科舉時，殿試以名列一甲之三人為鼎甲，狀元榜眼探花是也。

先上殿，皆嘖嘖稱羨

音責，嘖稱羨。

以為登仙。吾此時歎息無限，天地間自有為數千年一人，數百年一人者。

臨死從容不
忘名義有是
兄乃有是弟

敘其著作

碧血千年不
可磨滅衰弘
且然何況先
生

古因可守而
設此關

序其形勢

今人必不肯為數千百年之一人而必欲為三年之一人可笑也。不為數千
百年之一

人而為三年之一人登淵耀得書益以品節自厲就義時見兄頭幘責墜地幘

鼎甲者讀之皆當愧死髮之中也頭幘墜地必拾而冠之者蓋卽復下拾而冠之乃就縊于右淳耀所著詩

子路結纓之義謂君子死而冠不免也古文制舉業應試之文體制定自上故曰原本六經謂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旁通三史

六朝人以史記漢書及東觀記為三史唐以後東觀記失傳乃以范蔚宗後漢書當之規範先正先賢也謂以先賢皆傳於世卒年四

十一門人私諡貞文淵耀卒年二十二有谷簾學吟兄弟死時口血噴壁

間入磚寸許其跡歷久不滅云奇人奇事
難兄難弟

說居庸關關在京兆昌平縣西北關門南北距四十里
兩山夾峙巨澗中流懸崖峭壁稱為絕險云龔自珍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呂氏春秋淮南子皆曰天下九塞居庸其一也明之言也龔

子曰疑若可守然下一疑字見得可守與不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今為昌
平縣

屬京地理志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俄然而相輳音湊相赴以至

相蹙祖郁切迫也居庸實音至置也其間如因兩山以為之門故曰疑若可守

四重之關以八達嶺為最險要

序次歷落有致讀之惟恐其盡

流水數句似柳州山水文字

然關凡四重。平聲南口。〔一統志〕居庸關城之南，有南口城，去昌平州二十五里，亦南北二門。者下關也。為之城。城南門

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一統志〕自南口而上，兩山之間，一水流焉，道出其上，十五里為關城，即中關也。又為之

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為之城。按〔一統志〕作八里為上關東城，說

略。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為之城。按〔一統志〕作又七里為彈瑟

峽。又七里為青龍橋。又三里為八達嶺。嶺上有城。元人以此為居庸北口。故八達嶺為直隸延慶縣南。去居庸上關十七里。與龔說不合。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

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一統志〕作自南口至北口止四十里。關之首尾

具制如是。總束一句。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同俯

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登澤宥切。○以石砌入城牆也。有天竺

字。天竺文字，即梵文，起於印度。蒙古字。蒙古文字，出於回紇，與滿洲文字相似。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

明景帝年號。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鎖鑰。音藥。景泰三年建。記其建築。自入

南口。流水齧。音鼻，與嚙同。吾馬蹶。與蹄同。涉之。璦趨雍切。然佩玉聲。鳴弄之。則忽湧。忽

洑。音伏。○伏流也。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音習。餘水。即今榆河。

記人物以談笑出之

蒙古效順關已虛設矣此數句別有風趣文似頌揚隱然有種族之感

交馬適於是時故記之

元史太祖攻居庸不能下問計於札八兒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

在昌平縣之南一名濕餘河濕本通隴之源也記水自入南口木多文杏果木名二月有花蘋婆俗稱蘋果二月有花棠

梨即甘棠詩蔽芾甘棠鄭注曰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皆怒華花盛開也華同花記木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

騎或容一騎紀其險要蒙古自北來鞭橐駝即駱駝能負重行遠數日不飲食最便旅行沙漠中與余摩切近而臂

行時時橐駝衝余騎顛隕也余亦搗張瓜切擊也蒙古帽墮於橐駝前蒙古大笑

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指蒙古古言耶余江左

士定盒為浙江仁和縣人也使余生趙宋世自尙不得覩燕平聲趙女真入中國後南宋都臨安即浙江杭縣今直隸山西之

地古稱燕趙南宋時均為女真所有安得與反毳讀如翠獸細毛蒙古人衣皮多反着者相搗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

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故作滿意語蒙古來者是歲克什克騰蘇尼特內蒙

古二旗名克什克騰一旗係昭烏達盟之一部在古北口東北五百七十里今屬熱河蘇尼特部二旗係錫林郭勒盟之一部在張家口北五百五十里屬察哈爾皆入京詣理藩

院交馬云清代官制理藩院掌內外蒙古及額魯特之年班朝貢承襲等事設尙書一人侍郎二人全以滿洲及蒙古人任之交馬貢馬也一統志克什克騰貢道由獨石口入蘇尼特貢

道由張家口入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

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橐駝小偷羊此二句是諺語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

行可一人若
勒兵銜枚以
出終夕可至
太祖乃令札
入兒輕騎前
導自暮入谷
黎明已在平
地疾趨南口
金兵駭潰是
則有間道已
久定倉未之
耳知

就書生二字
發議對證付
藥深得箴規
之旨

是固不愧為
書生者

去道矣。因漏院而自入南口。四山之陂。音陀。山旁曰陂。巖際曰陀。之隙。古隙。有護邊牆數

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微也。無也。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

牆之間。見邊牆之失修已久。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為險之世。

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暗應中外一家之句。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至

步悶道。前路分明。

送夏進士序

夏進士名璜。錢唐人。熟於左氏及廿二史。定公十六歲。即與之識。是平生有朋友之始。

龔自珍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

生也。東華錄。雍正十三年。時高宗已即位。有朕閱督撫參奏屬員。每有書生不能勝任等語。夫讀書所

一書生也云云。以致用。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而妄得以書生相戒乎。若以書生為戒。朕自幼讀書宮中。實足為書生吐氣。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也。明也。六籍。六經也。言其言視六經為更明也。訓萬

禩。同祀。猶言萬年也。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選官也。縣令紆。音于。

道。至京之路。不必經由上海。蓋因事紆道而來此也。紆。曲也。別余海上。定盦父為上海道。相與語。益進。醉。音粹。然。潤澤貌。愉。音腴。

謾。音縮。然。峻挺貌。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通。否。輒。哈。呼來。然。音然。以權。

書生之名不
欲受非俗吏
則何嘗不以
受進士乃以
爲非俗吏即
是書生非俗
吏書生之聲
價既高矣而
又何嘗之有
而又何諱之
有
此段抬高夏
君說
學爲俗吏而
不肖反失其
爲書生爲進
士推極其害
而言之

同歡○此書生本色
余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

京師貴人長上聲者尊貴者之稱漢書陳平傳門外多長者車轍識余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

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音子○其書生者不脫書生之見又若有所諱夫

書生者言進士以書生爲不足稱暴音僕○於聲音笑貌焉亦由當時看輕書生之故天下事舍書

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

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音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音誨○自衛言辨其非書生也曉

許玄切曉恐懼告訴之意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

而不肖瘡通愈見其拙廼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

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以以拙濟之以廼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

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治家之善否也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交游也予

識進士十年既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

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指上朕亦書生也之語以附古者朋友贈行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周

前道不篤一
於書生俗吏
之問而無所
適從其爲政

也有不病耶

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之義

病寐館記

寐古文字梅字

龔自珍

江寧之龍蟠。音盤○江寧縣東北之鍾山諸葛亮會蘇州之鄧尉尉者隱此故名山多樹梅

花時一望如雪行數十里。杭州之西溪。葉廷館鵬陂漁話○武林西溪梅花最深處舊稱花海○武林山名在杭縣西南皆產寐。此言江浙為人

才管萃。或曰寐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敲。音欺○傾側也為美正則無景。同影以疏為

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指創法之吏言心知其意未可明詔也。大號以繩

糾人之天下之寐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音灼○擊也謂以刃擊之也直刪密鋤。崇余切

正以殄。同天○早死也寐病寐為業以求錢也寐之敲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春上聲蟲動貌

貌。異苑○見一異物蠢蠢而動○按此當作愚蠢解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為也有以文人畫士孤癖。嗜好

之深且別者之隱明告鬻。音育○賣也寐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穉枝鋤其

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寐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正意

已躍然予購三百發。同益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音料○治療也之縱

清代文法煩重束縛人民無微不至司法之吏上下其手比附出入而民益病正直而守法者一不自檢易觸刑網邪曲而玩法者反得逍遙於法外文似有惑而作姑借病梅以鳴其不平

復其自然全其天然文法

一切廢棄而
民病蘇矣此
文之正意

體似學蘇
長公賈生論
勢無其立
論苟處深
足為躁進輕
合者之戒不
穆生之後日
至受辱而益
厚前時元王
所謂全人已
之美

之順之毀其發悉埋於地解其椽租翁切縛鬻梅者以椽線縛梅使之或曲或敲以求悅於人故解之以五年為

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詬辱罵也厲病也莊子以爲不聞

病霖之館以貯積而藏之之烏同呼乎同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

寧蘇州杭州之病霖窮予生之光陰以療霖也哉即杜陵廣厦白傅大裘之意

知己說

劉開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悲夫士以遇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

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生在楚以未設醴甜酒而去漢書楚元王傳穆生不嗜

酒元王爲之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未嘗不怪其怱音介然徑行負疇昔前日知遇

之意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異乎衆人一旦受當

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所求未獲已爲天下所非笑

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遊以全人已之美也正意在此一句君

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音讀〇慢也二句見周易繫辭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王侯有不屈

此段就兩方面說義亦甚

自負愈大則自待愈重伊之遺湯呂之遇文孔明之遇先主皆是也出處自慎而不善其終自古未之有也

禮云君子難進而易退即此義

之士將軍得揖客〔漢書汲黯傳〕大將軍青既益尊，黯與抗禮，或說黯曰，大將軍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而身益重。

如使受知者皆讒諂面諛〔孟子〕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

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取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

中之美事哉。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二句見〔李陵答蘇武書〕光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

繩以君臣之法。〔後漢書光傳〕光，字子陵，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張目熟視曰，昔

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各有志，何至相迫乎。帝除為諫議大夫，不屈。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孟子〕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

樂正襄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

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才，逢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順從求悅者，是不以道義

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此仍側重士一面說。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始必有

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其最難屈者莫若侯

生及毛薛二公。〔史記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者，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即位，封為信陵君，仁而下士，食客三千，魏有隱士曰侯嬴，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置酒大會，虛左自迎

侯生，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留軍壁鄴，公子乃請賓客，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侯生，侯生曰，嬴聞晉鄙兵符，在王臥內，而

丰神搖曳得
諸六一

於此見立身
之不易

史公借非立
論別有感慨
非所以正論
非也

如姬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人殺，公子斬其仇頭，公子誠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遂矯魏王令，代晉鄙擊秦軍，秦軍解去，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處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游甚歡，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誠門下不為通，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使破大梁而夷宗廟，公子尚何面目立天下乎，公子立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諸侯聞公子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兵，破秦軍於河外，然卒賴其力以建

功人國顯名天下。嗟乎。非常特達。特出於衆也。晉書。聰明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爲人用

也。夫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溟，海也。莊子。北

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雖欲爲之，迴翼豈可得哉。此就

上方然而有子夏。姓卜名商，孔子弟子。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史記禮書。子夏，孔門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

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吾誠爲士之有志於立身者憂其繼也。結句使人悚然。

韓非論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秦急攻韓，韓王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秦王下吏治非，李斯遣人遺非藥，使自殺，韓

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梅曾亮

太史公謂司馬遷也。謂韓非引繩墨切事情，悲其爲說難而不能自脫。史記韓非傳。非見韓之削

弱，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爲說難書甚具，又

戰國人主大
鄒猜忌懷
說士又朝秦
莫楚喜則金
玉錦繡怒則
刀鋸鼎鑊一
部國策其說
之見售者居
多其不見售
而父加猜忌
非而何異乎
耳而何異乎
秦之死非乎
老不勝其術
注在善藏其
旨在善藏其
用而已非則
反之宜其取
死也

神龍見首
見尾吾不能

傳贊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穢少恩 嗟夫非之為說難非之所以死也非有取死之道 今

人君無賢智愚不肖莫不欲制人而不制於人測物而不為物所測然卒

為揣摩揣摩其意而與之相切近也智士之所中去聲而不能脫其要同領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漢

書竊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者彼士也陰用其術而主不知故因勢而抵觸擊也其讖音

○罅隙也揚子法言○罅可抵乎使知有人焉玩吾於股掌之上而吾莫之遁雖無信臣左右

之讒其不能一日容之也決矣以下再進一層說且古今著書立說之士多出於功

成之後者不然則無意於世以潛其身今非方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貌孟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焉入世之網羅獨舉世主所忌諱者縱言之而使吾畏亦可謂不善藏其

用易顯諸仁者矣不然非之術固士陰挾以結主取濟者非獨以發其覆

莊子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而為禍首豈不悲哉以上兩段議論極得要領文筆亦能曲折起題吾觀老子之書

以柔為剛老子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若生之徒以予為取老子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處萬物所不勝

老子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而視天下不嬰兒處女若宜有難免於

不服老子

雄猜之世者。然則老子之不知所終。「史記老子傳」老子見周之衰，遂去不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

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已知及此哉。

管異之文集書後

異之，見小傳。

梅曾亮

曾亮少好為駢體文。古文無駢散之分，六朝初唐，專用偶句，韓愈氏起，懲其靡麗之弊，以氣勢行文，自是有駢散之名，而駢體之文，至清為集大成。異之曰：

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史記」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注」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雖

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此即文飾失真之說。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庾信，字子山，新野人，初仕

梁，居江南，使周被留，報楊遵彥書。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徐陵使於齊，拘留不遣，致書於梁亡後，乃為此賦。僕射楊遵彥，不報，按楊名憤，小名秦王，北齊人，為孝昭帝所誅。

徐陵詳下。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

報當作致。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徐陵，南朝齊人，字孝穆，梁亡入陳，庾信由梁使魏而仕周，文章並豔麗，世

稱徐庾體。之詞不足以盡其意。余遂稍學為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

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駁。通見也。武其冠儒其服，非全人也。深於駢文者，自未能

免。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為數日憂喜。是篤志學文時情景。嗚呼！今異之亡矣。

塗飾雖美，真而已。失管論。甚是梅之答詞，不免強詞奪理，無怪異之一駁而遽行折服也。祇就異之言論稱述一過，而異之文境自見，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者。

續古文觀止

學問上天一
鏡矣不僅誌
人琴之感

論者謂明之
亡於黨人一
復社亦其一
也便黨人而
盡善明亦何
至於亡茲以
一濫字加之
復社如此他
社可知時論
為不誣矣
數語確中當
時之病

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為吾言之。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是學文進步時情景故益念異之不能忘。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安徽巡撫鄧公。名廷楨，字懈筠，江蘇江寧人，嘉慶進士，道光六年授安徽巡撫。刊其遺文。命曾亮為之序。乃書疇昔之文語於集後。以誌吾悲。

書復社人姓氏後

明天啟時，張溥等十餘人集合南北各省文人，會於吳郡，繼東林以講學，取興復絕學之義，名為復社，聲勢甚盛。福王時，

阮大鍼以報復私怨，盡逮復社主盟陳貞慧等，見「吳偉業復社紀事」

梅曾亮

右復社人姓氏一卷。朱氏彝尊得之。而藏於曹氏寅。

漢軍鑲藍旗人，世居藩陽，字子清，一字棟亭，號荜軒，曾官

江寧織造，校刊古書甚精，有棟亭詩詞鈔。

者。首順天。次應天。

唐為江寧郡，明改應天府，太祖定都於此，後稱南京，清改為江寧府，今改為縣。

浙江。江西。

福建。湖廣。

湖南湖北

廣東。河南。山東。山西。四川。至少者廣西一人。居其末。凡二

千二百五十五人。

聲氣不為不廣

其人其地。或遼遠不相及其名而可知者。又不

能十之一。嗚呼。濫已。

一濫字，無限慨嘆。

夫君子相游處。講說道藝。名高則黨眾。黨眾

則品淆。

音交。難也。

蓋必有人為吾取怨於天下。而激吾以不能庇同類之恥。故

有爭。爭則所以求勝之術。或無異乎。小人而所營救者。又不必皆君子。而

君子遂爲世之詬。許候切病。恥辱也。禮常以儒相詬病。傳曰。因依也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主

也。此一句見論語豈不諒也哉。當黨禍方急時。婁東張氏。張溥字天如。明太倉人。崇禎進士。復社之有名者。太倉在婁江之

東。故曰走急卒京師。致書要人。顯要之人起復周延儒。字玉繩。明宜興人。萬曆進士。崇禎初拜大學士。性警敏。善伺意旨。莊烈帝

甚信任之。旋爲溫體仁所排擠。乃引疾歸。體仁敗。張至發薛國觀。相繼當國。與楊嗣昌等。並以娼嫉稱。一時正人鄭三俊。劉宗周。黃道周等得罪。溥等憂之。說延儒曰。公若再相。易前轍。可重得賢聲。延儒以爲

然。溥友吳昌時。爲交關近侍。馮銓復助爲謀。會帝亦頗思延儒。而國觀適敗。乃詔起延儒。復爲首輔。事乃解。夫延儒卽不相。固無救於明

之亡。而張氏之所以傾時相者。有異乎。其禍黨人者耶。老吏斷獄。自無誣枉。余觀幾社

與復社同起。除講學外。不問外事。如尉源流一書。言明季甚夥。然頗疑過其實。范蔚音尉

宗。名暉。南北朝宋順陽人。字蔚宗。善文章。刪定後漢書。成一家之作。傳去聲黨錮也亦然。夫漢與明皆受禍於宦

豎。音樹而東林。明萬曆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聲氣甚盛。迨魏忠賢亂政。諸人力與措挂。惟賢奸糅雜。小人伺隙。黨禍大興。誅斥殆盡。籍其名。願示

天下。崇禎初。忠賢伏誅。而闕黨餘孽。彼此報復。明亡後。已清陳鼎有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凡一百八十餘人。與黨錮偏受其名。文人矜夸。音誇

大能震動奔走天下。多浮語虛詞。而有國者或欲出全力以勝之。其計左。

一方面之說無從徵信

人主進退人才不容有黨此思宗之誤在